

巴贝夫的平等观

罗 徽 武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刚刚结束，便产生了格拉古·巴贝夫领导的平等派运动。实现社会平等，是这一运动的纲领和巴贝夫空想共产主义学说的核心。本文仅就巴贝夫的不成熟的无产阶级平等观作些探讨，以加深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种根本不同的平等观的认识。

一

巴贝夫的平等观，是“从对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反应中产生的”^①。表现为它既从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念中吸取了或多或少可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更同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和极端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根本对立的。

巴贝夫的平等观，是无产阶级的先驱及广大劳动人民对标榜“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和极端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强烈不满的反应。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从中世纪的等级转变为现代的阶级的时候起，资产阶级就由它的影子，即无产阶级，经常和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同样地，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也有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着。”^②巴贝夫等18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及平等观，正是当时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的产物。当时，法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很不发展，仅仅处于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确立阶段，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成为独立的阶级。因此，无产阶级的先驱及广大劳动群众虽然曾同资产阶级一道参加反对封建制度争取自由平等权利的斗争，但是也存在着同资产阶级根本不同的政治、经济要求。资产阶级虽然高举理性、人权、自由、平等的旗帜进行革命，但是“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③法国革命的结局只是以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代替封建的剥削压迫。代表大资产阶级的热月党和督政府执政后，废止雅各宾专政时期的民主措施，迫害革命民主力量，取消人民的普选权利；废除“最高限价法令”，取消对投机活动的限制，实行经济放任政策，投机活动空前猖獗，物价暴涨，使劳动人民处境急剧恶化，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广大人民的不满情绪普遍增长。作为劳动人民利益维护者的巴贝夫曾积极投身法国革命，目睹法国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面对革命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极端不平等，而且身受残酷的迫害，于是他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愿望，形成了他的平等观，并领导了平等派运动。巴贝夫平等派运动，是“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④巴贝夫的平等观，便是它相应的理论表现。正如恩格斯所指出：这种平等观“是对极端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

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的反应”^⑤。

巴贝夫抓住了资产阶级标榜自由平等的话柄，赋予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自然法和理性主义以新的内容，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作为无产阶级先驱的平等观。把它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武器，对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平等的虚伪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极端不平等进行了尖锐的揭露。

首先，巴贝夫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导致人们经济地位的不平等。

巴贝夫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他认为，大自然赋予每个人以平等地享受全部财产的权利，平等是一种基本的自然权利，因而私有制是违反自然法和理性的社会制度，是社会灾难和不平等的根源。他说，人类之所以不平等“这是野蛮的资本强加到我们身上的法则”，是“一小撮掠夺者恶棍的吞噬一切的贪利私欲，造成无数失业者，使他们备受压迫，所以私有制这个万恶的制度的根不是不能剥开予以铲除的”^⑥。但是，资产阶级在所谓“财产”权是“人人共有”的权利的幌子下维护私有制。这只是一种伪善，实质是维护资产阶级的特权。他说：“虚伪的所有权”的瘟疫已经非常广泛地流传，“私有权的致命祸害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⑦。资产者大规模的财产权造成了人们经济上的极端不平等。他揭露热月党和督政府“所做的一切，却是使人民世代代把自己的血汗流到一小撮可憎的富豪的金质器皿中”^⑧，致使人民极端贫困。他写道：“谁也不能否认，工人阶级即人民基本群众的骇人听闻的贫困，现在比奴隶制度的十四世纪注定它遭受的贫困还要大许多倍”^⑨。从而造成富人和贫民之间“一些人的地位是这样凌驾于一切之上，而另一些人的地位是这样受到压制，这种骇人听闻的不平等”，因而人民“都会谴责社会地位很高的所有制的宠儿”^⑩。

巴贝夫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更使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加剧了财富的不平等。他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令人厌恶的分配制度，一些人拥有的财产比他们按最宽裕计算的需要多一千倍、一万倍、五万倍……而其余不可计数的人拥有的财产远远少于他们的需要，或者几乎一无所有”^⑪。人们“因此而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这种社会是不道德的、丑恶的和腐朽的社会”^⑫。因此，他强烈地反对这种财富的不平等，宣称：“我维护贫民的事业，反对财富的不公平”^⑬。

巴贝夫还指出，资产阶级政府同高利贷者、投机商人勾结，进行种种巧取豪夺，加深了人们之间经济上的不平等。他把资产者称为“高利贷者和掠夺者匪帮”。他认为，由于“政府和‘高贵的’高利贷者携手合作”，致使“广大群众才会横遭掠夺”。巴贝夫把商品生产和消费的全部周过程称为贸易。他认为：“贸易应当使所有参加贸易的人均等地得到生活必需品，但实际上却是极不均等”。这是由于“投机者和商人暗中勾结在一起”，共同策划阴谋，进行盘剥，因而使“劳动成果从一开始就规定要大量集中在罪恶的投机商手中”。

因此，巴贝夫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所标榜的平等，只是以基于财产的新的不平等代替旧的封建等级的不平等。他进一步指出，1791年宪法关于必须交纳不同的税款才能分别取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规定，便是按财产划分等级，造成新的不平等。他揭露，这是“在三个旧的等级的残余上出现了四个等级：一生丁占有者等级、十生丁占有者等级、五十生丁占有者等级、一法郎占有者等级”。在这四个新的等级中，悲惨的一生丁等级“不能在任何国家机关中担任公职，我们被剥夺了选举我们自己的领导人和参加审议国家事务的权利”。因此，

自由、平等“已经不过是空虚的影子”。

其次，巴贝夫进一步深刻地揭露资产阶级国家极少数资产者对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残暴统治，使人民在政治上处于极不平等的受奴役地位。

巴贝夫认为，资产阶级国家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总是竭力剥夺人民的自由、平等权利，使人民处于被压迫状态。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产阶级居于统治地位，因此总是竭力扩大资本的特权，力图“恢复它喜欢的有主人也有奴隶的制度”。他认为，热月党人便是“人民主权的篡夺者”，热月政变派国民公会是要给革命的法国套上新的“奴隶的枷锁”^⑭。于是，由“工人阶级”组成的大多数居民便“完全处于依附的地位，而且是少数富裕公民的仆人”^⑮。因此，资产阶级的所谓平等，只是“纸上的平等”^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暴虐统治”，是资产者“对广大同胞的极度蔑视和无情！政府人员的令人发指的骄横、专制和自私贪利！”。在巴贝夫看来，资产阶级宣扬的“人权”、“自由”、“平等”，纯属欺人之谈，只不过是掩盖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他说：“‘自由’和‘平等’这些人们曾一再对你们说的并使你们耳朵震聋的词”，“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你们看到，它们不过是空话，是花言巧语的装饰。”在资产阶级统治下，人民根本没有真正的自由、平等权利。《人权宣言》的“抽象的长篇大论里隐藏着调和各种矛盾的意图，或者是企图建立冒充真象的假门面。在这个宣言里，香饵和圈套紧挨着放在一起”，因而它是“那些想哄人民睡觉的人才会制造出来的幻影。”

巴贝夫还认为，资产阶级借助“反自然的法律”加强对人民的压迫剥削，维护社会的不平等。在他看来，立法的目的是为了赋予有产者阶级的统治和掠夺以似是而非的“法权”根据。他指出：1795年宪法“按其产生是不合法的，按其精神是带有压迫性的，按其构想是带有暴虐性的”^⑰。“因此，这些法律无非是一大堆罪恶条文的汇集，这些条文授予掠夺以权利证书”。而且统治阶级运用法律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致使“对社会贡献最大的那一部分人的权利遭到剥夺。”

而且，巴贝夫还揭露资产阶级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加强统治，竭力控制舆论，剥夺人民群众在言论、出版方面的自由平等权利。他指出，热月党和督政府力图“使舆论完全听从政府方面的指示和控制”。为此，他们玩弄种种鬼把戏对付人民的公论。巴贝夫写道：他们发动“反对《人民论坛报》的围攻”；他们豢养文巧使“这些仆从们遵照他们主子的指示在咖啡馆及其他地方散播谰言”；他们“费尽心机急急忙忙罗列一些所谓罪状，对命运似乎已经注定要做公论的发言人的我进行攻击”。所以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情况是资产阶级控制的“舆论支配世界，而且永远会支配世界”。这是由于“在众人的眼睛面前统治着的专制暴君需要这个看不见的统治者，借以巩固自己的权力”，以便“从肉体上和道义上用无数愚昧而野蛮的谎言把人民的手脚捆绑起来”^⑱，从而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维护社会的不平等。

二

巴贝夫要求实现社会的、经济的平等，宣称要建立真正合乎理性的“平等共和国”和“完全平等的社会”。

巴贝夫主义的核心是实现社会平等，其奋斗目标是建立完全平等的社会。巴贝夫主义者代表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愿望，在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同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实现社会、经济平等的要求，主张建立完全平等的社会。为此，他们领导平等派运动，创立“平等会”，发表《平等派宣言》，提出“要求真正的平等，否则宁可死亡”的口号，并不懈地进行斗争。巴贝夫主张的真正的平等，不是像资产阶级那样表面上承认人的平等权利，而是要实现“实实在在的平等”^⑩，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而且要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在他理想的平等社会里，剥削和压迫、穷人和富人、主人和奴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区别都将被消灭。他说：在这种社会里“不应该再有主人和吃人的人，不应该再有暴君和妄自尊大的人，不应该再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⑪而是要“建立完全平等的制度”^⑫。

巴贝夫特别重视经济的平等。他反对有名无实的虚伪的平等，要求实际的经济平等。在致库帕的信中写到：“谁能拥护有名无实的平等？不能用‘平等’一词来使不重要的交易神圣化；平等应该达到重大的结果和显著的影响，而且不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抽象概念”。他认为，经济平等的重大作用就在于，能够保证大自然赋予人们的“生存权利”，“使所有的人有充分的生活保障”^⑬。为此，他主张实施有利于平等的土地法，使所有社会成员都有平等使用土地的权利。他写道：“有义务和有必要为大多数愿意工作而没有工作的人民提供生存的手段。土地法，真正的平等……人的基本权利的要求，因而也就是对所有的人有正当保障的面包的要求，必不可免地应根据整个这种平等而产生”^⑭。他主张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平等地进行分配。他提出应当“在仔细遵守平等原则的情况下主持分配这些产品”。他认为，必须绝对平等地进行分配，才能“使所有的人对我们社会中全部可以享用的物品得到完全平等的供应”。这种分配是建立在财产公有基础上的，“谁也不应该以私有的方式占有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一切物品都由大家共同享用。”^⑮这样，以保障全体公民“过一样的、真正平均的富足生活”^⑯。

巴贝夫强烈地要求社会平等，建立“完全平等”的制度。巴贝夫把实现社会平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他在狱中寄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到那个时候将可以说，平等将占统治的地位，人人都是兄弟……这就是它的崇高原则使你感到非常惊讶的那种十分珍贵的平等，这就是我的道德，这就是你的父亲的宗教，这就是他的宪法，他的法律，这就是他最向往的目标”^⑰。他强调所有的公民在社会地位上完全平等。他认为，在未来的平等社会里“没有那种有人想要向上爬并支配别人的理由。不应有地位高人一等的人，也不应有地位低人一等的人，既设第一的，也没有最后的；全体成员的奋斗和努力，必须永远是为了达到友爱的伟大目标”。他主张，一切人都有“完全同等的权利”。他说：“所有对社会有益的阶层将受到同样的尊敬”，“我会很高兴地把给我理发或给我制鞋的人看待成有同等权利的人”。而且，他强调人民政治权利平等，主张人民参与国家管理，人民制定法律，法律维护平等。他说：“所有法律中的第一个法律……就是伟大的平等法”^⑱。

巴贝夫主张男女平等。他认为妇女受屈辱的地位是“最令人厌恶、最卑鄙和最不公平的事情”，是“人类的这一半为了压迫另一半而实行的密谋”。消除这种不平等，是实现完全平等的一个重要步骤，在此基础上社会将逐渐进步到“直至完全消灭任何形式的平等为止”^⑲。

巴贝夫宣称，未来社会的结构是“平等共和国”，最终目的是要建立“完全平等的社

会”。在这种平等社会里，不仅要实现政治平等，而且要实现经济的、社会的平等，不仅要消灭阶级特权，而且要消灭阶级差别，不仅要消灭私有制，而且要实行公有制，实现共产主义。

他主张建立的“平等共和国”即全国成立一个大的“国民公社”，每个法国人都可以加入公社，而且要采取措施促使富人放弃自己的财产加入公社。公社成员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所有的人同时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人们的社会地位完全平等，在“这里既不需要高贵者，也不需要卑贱者，既不需要优等人，也不需要劣等人”^⑳。全体社会成员都有同等的权利，将是各个人之间“没有任何差别的绝对的平等”。

在“平等共和国”里将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巴贝夫认为，这是实现平等的先决条件。他着重指出：“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方式是……消灭私有制，按照每一个人的天赋，把他固定在他所熟悉的手工业生产岗位上，责成他把全部产品以实物形式交到公共仓库”^㉑。公有制还包括“人们所赖以生活的土地不属于任何个人，而属于全体人民，最后，所有一切东西，直至各种工业产品，都是公有的”。这样，才能保障“全体成员之间完全平等占有绝对优势”^㉒。

他主张，在“平等共和国”里将政治机构转变为“临时的平等管理机关”，管理生产和消费等公共事务，做到人人平等地参加劳动和平等地进行分配。管理机关把“一切都会安排和分配得妥妥贴贴”。将“使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各自按照个人的才能和他们所特有的习惯从事劳动”，繁重和艰苦的劳动由全体公民轮流担任。他反对“把人类的劳动分为高低贵贱”，主张不论从事什么工作的人都应处于平等的地位，“社会规定必须排除每一个人在某个时候由于他的知识而变得与他平等的任何人更加富有、更有实力和更加知名的希望”^㉓。管理机关“在绝对平等的基础上着手分配产品并送到每个公民的住处”，做到“福利必须让大家普遍享受，必须均等分配”，使每个公民都能从社会总产品中分配到“同等的一份”。

巴贝夫认为，“教育乃是人人的原始权利”，主张在“平等共和国”里人们都“受同等的教育”。通过接受平等的教育明确自身的义务和权利，教导人们“珍爱品德，并养成高尚的品德”，以消除旧社会制度的弊病和恶习，发扬平等精神，维护平等制度。

三

巴贝夫主张通过进行人民革命，实行人民专政，实现人民的真正平等。

巴贝夫认为，进行人民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是实现社会平等的根本途径。

巴贝夫明确指出了革命的性质和目的。他认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只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革命”，只是“富人的革命”而不是为劳动人民谋利益的“穷人的革命”。这种富人革命“对于所有居于高位的新贵人来说”革命已完成了，但是“对于人民来说，革命并没有完成”，而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处于受压迫剥削的不平等地位，因而必须“从头开始革命”。进行同以往的革命性质根本不同的“人民革命”。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使人民处于极端不平等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无情地铲除暴君、贵族、百万富翁和一切荒淫无耻的人”，摧毁“那个使少数人享乐和饱食，而让多数人呻吟和饥饿的社会制度”^㉔。巴贝夫等人在《关于起义的法令》中号召人民推翻和打倒这个社会，以实现“真正平等”。

巴贝夫深刻地指出了革命的必然性。他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资产者同无产者及其他劳动者之间经济上的极端不平等，必然激起穷人反抗富人的斗争。他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者群众在冷酷无情的资本家的鞭子下当囚徒，为了一点半饥不饱的工资从清早工作到半夜”，而那些“上流社会”的极少数人却“自己不劳动，只靠大多数别人的血汗和劳动来生活，他们蔑视和奴役唯一能够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民群众，他们永远要购买群众的体力、智力和他们的劳动，同时又要让他们饿死”。由于广大群众被人掠夺剥削，“不能继续生存下去”，因而“那时财产关系的变革乃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性”。巴贝夫还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在政治上穷人和富人“两个集团”之间的尖锐对立，这种阶级矛盾必然引起革命。他指出：“一个集团想使这个共和国是资产阶级的和贵族的，另一集团则想使它所建立的是人民共和国，是真正的民主政体”；一个集团想使这个共和国由极少数人对大多数人“进行统治、横征暴敛和欺诈压迫”，“另一个集团却愿意使所有的人不但形式上享受同等的权利，不但有纸面上的平等，而且……保证每一个人都能享受一切社会权利”。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可能实现人民的愿望。而是“在推翻了一个暴君的统治之后”，被压迫接受另一群“更不人道、更为凶残”的“共和国时代的暴君”的统治。因此，“被压迫者就一定要奋起反抗压迫者”。这时，“只有普遍的变革才能使人民脱离苦海！”从统治者“强加给他们的重担和铁链中解放出来”。

巴贝夫号召人民奋起革命，为实现平等而斗争。他希望人民抛弃“畏首畏尾、裹足不前的懦气！”他告诫一些人，在“政治的歧途上犹豫徘徊”，“是一条危险的道路”。所以应当同“‘平等派’盟员”一道，为实现“人民享受完全平等的权利”这一共同目标而奋斗。他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为恢复原始的平等，实现真正的平等而斗争。他说：“愿人民重新体会真正的、原始的全人类平等的思想！愿所有人民的朋友们在‘全体人民享受平等权利’这个口号下团结起来！愿人民重新讨论这些崇高的原则，为‘真正平等’这著名一章和财产问题展开斗争！……勇敢地沿着‘平等’的道路迈进！”他坚信法国人民会“将革命进行到幸福的终结——达到建立完全平等的制度为止。”^④

巴贝夫主张使用革命暴力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他说：“如果我有一根魔杖，一方面，我会把对我们碍手碍脚的一切击成灰烬，消灭得一干二净，另一方面，我会使一个人人享受平等权利的社会所需要的一切蓦地从平地出现。”

巴贝夫提出人民专政的思想，主张在人民内部实现平等，对敌人实行专政，以保障人民的平等权利，改造旧社会，建立新制度，最终消灭阶级，实现真正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

巴贝夫主义者认为，在推翻旧政权之后必须立即建立革命政权，即人民专政政权，实行一系列过渡政策，以消除实现平等的障碍，并为逐渐实现理想的共产主义制度创造条件。邦纳罗蒂在《为平等而密谋》中明确指出：“在贵族政权垮台和人民政权最终建立之间”必须有一个逐步建立新制度的过渡阶段。巴贝夫认为，建立这种“特别的政权”，赋予它“特殊的权力”，“是为了永远消灭平等的天然敌人对人民的影响，把执行革命制度所必须的团结和意志归还给它”^⑤。

巴贝夫等人所主张建立的人民专政政权，是民主与专政的统一，只是保障“全体人民享受平等权利”，而要剥夺一切敌人的政治权利。

他们主张一切政治权利属于人民，只有劳动者才能平等地享有政治权利。他们所说的劳动者包括工人、农民、商业工作人员、军事工作人员、教学和科学研究人员等为祖国从事有益的劳动对祖国有贡献的人。在人民专政的制度下人民享有广泛的自由、平等权利。立法权由全体人民共同行使。全体人民都能够平等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人民拥有监督国家公职人员的权利。他主张建立“评议大会”，在会上对公职人员的行为进行讨论和评价，以确保人民对公职人员的监督。还主张建立“国民意志保卫会”，主要任务是监督中央立法会议的活动，特别是监督其是否有侵犯民权的行为。他们不仅主张人民具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而且强调“伟大的平等原则须由人民来保卫”^⑧。

为了维护人民的平等权利和利益，巴贝夫主义者认为“必须用铁腕来镇压一切敌人”，坚决镇压反革命，剥夺一切反抗者的政治权利。在他们制定的法令草案中宣布：要没收一切敌对分子的财产，“凡属流亡者，叛乱者和一切人民公敌的财产，将立即分配给卫国者和贫穷者”；要惩处篡夺民权者，“两院和执政内阁成员篡夺民权和专制横暴的行为至为明显。法律规定，篡夺民权者一概判处死刑”；法令还规定“对祖国毫无贡献的人，不能享受任何政治权利”，并解释道“对祖国毫无贡献的人，是那些不为祖国从事有益的劳动的人”^⑨即僧侣、贵族、资产者等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他们处在人民专政政权的监督之下，不准参加公民集会，不得像公民那样可以拥有武器，否则将被判死刑，行政机关可以把他们驱逐出住区或送往改造机关。当国民公社成立后，只有公社社员才算是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凡是不参加公社、保存自己的私有经济的人，一律算作“外国人”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可见，巴贝夫主义者的“平等共和国”，是劳动人民的共和国，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平等。“人民专政”，只是人民内部享有广泛的自由平等权利，而是对敌人实行严厉的专政，以保障人民的权利，并通过专政改造敌对势力，最终消灭阶级差别，实行共产主义，实现人人“真正的自由和平等”。

四

巴贝夫的平等观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也存在着致命的缺点。

巴贝夫的平等观是超越资产阶级思想范围的光辉思想，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高度地评价了巴贝夫主义，深刻地阐明了巴贝夫平等观的阶级实质。马克思认为，巴贝夫主义是“超出整个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的思想”^⑩。他们称巴贝夫的著作是“在现代一切大革命中表达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⑪。巴贝夫的平等观，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先驱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极端不满和强烈地要求社会平等的愿望。他不仅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而且否定了以人权、自由、平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思想理论体系，提出了不成熟的无产阶级平等观，从而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

巴贝夫的平等观在社会主义学说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恩格斯在揭露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虚伪性时，揭示了真正自由平等的实质。他指出：“要末是真正的奴隶制，即赤裸裸的专制制度，要末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即共产主义。这二者在法国革命以后都出现过；前者以拿破仑为代表，后者以巴贝夫为代表。”^⑫实现社会平等，成为了巴贝夫空想共产主义学说的核心。他不仅提出了实现经济、社会平等的要求，而且制定了建设平等社会的方案，并且找到了实现他的社会理想的手段，坚决主张进行人民革命，实行人民专政，消灭私有制，实行公

有制，消灭阶级差别，实现真正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这对于启发无产阶级的先驱及其他劳动人民的觉醒，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促进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并给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巴贝夫的平等观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资本主义制度刚刚确立之后，巴贝夫等空想共产主义者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极端不平等和种种罪恶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尖锐地批判。并从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中给平等作出了当时最进步的结论”^④。提出了同资产阶级的平等观有天壤之别的无产阶级的平等观。巴贝夫的平等观的杰出贡献是，抨击了资产阶级标榜的虚伪的平等，要求实现经济、社会领域实实在在的平等；坚持民主和专政的统一，提出人民专政思想；主张把消灭不平等的现象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消灭阶级联系起来，实现“完全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些，即使在一百余年后，对于人们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的民主制，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但是，巴贝夫的平等观不能超越当时社会发展状况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缺点和错误。

首先，巴贝夫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揭露和批判缺乏科学的理论基础。由于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因此他不能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和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角度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而是从自然法、理性方面来考察私有制的不公正，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因此，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违反理性和正义的制度。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在巴贝夫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看来，“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符合理性的和不正义的，所以也应该象封建制度和以往的一切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⑤

其次，巴贝夫企图通过消费品的平均分配，来体现人人平等，消灭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只是一种从主观愿望出发的幻想。由于巴贝夫等空想社会主义者不了解“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⑥，不理解生产和分配之间的联系，因此不能正确解决分配问题。他的分配原则，既不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而是表现为绝对平均主义，要求分配时做到“没有任何差别的绝对平等”。这种在消费品分配方面的绝对平均主义，含有十分幻想和空想的性质。马克思曾批评“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等只不过是“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关于权利等等的空洞的废话”^⑦。而且，这种平均主义的分配具有禁欲主义的倾向。只是要求把消费限制在必需的范围内，做到既能保证“起码的生活”，“然而又不超过足够的限度”^⑧。这种观点是手工工场生产和小农经济的产物，它反映了当时法国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还不够发达的经济状况下穷苦群众的愿望。这实际上是要平均地分担贫穷。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巴贝夫的这种观点是“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⑨。

最后，巴贝夫主义者实现社会平等的途径和建立平等社会的方案含有空想的性质。在巴贝夫等空想共产主义看来，正在成长中的无产阶级不过是一个受苦难的阶级，不承认他们是改变现存社会制度、建立新社会制度的社会力量，还无法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所以，只是把当时法国的阶级斗争理解为贵族和平民、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斗争。他们所说的“人民”，也是指穷人或平民。所要进行的人民革命只是“穷人的革命”，所要实行的人民专政只是穷人或平民的专政。因此，他们并不是要通过无产

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途径，建立真正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而且相信理性万能，仍要借助“新的光辉四射的理性之光”，消除他们正在奋起反对的人类的一切痛苦和灾难，实现社会平等。巴贝夫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结构概括为“平等共和国”。这种“平等共和国”虽然同资产阶级共和国有天壤之别，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摆脱启蒙思想的影响，而是象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④。恩格斯还指出：“把社会主义看做平等的王国，这只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依据的片面的法国看法”^⑤。正是由于巴贝夫实现社会平等的主张具有片面的空想的性质，必然导致平等派运动的失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巴贝夫等“共产主义者的密谋未能实现，因为当时的共产主义自身还是非常幼稚非常肤浅的”^⑥。所以马克思认为：巴贝夫的这种思想必须“经过彻底的研讨”，才能“成为新世界秩序的思想”^⑦。

注 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6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同①第146、298、57、146、58、13、13、68页。

⑥《巴贝夫文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以下同引书不再注出。

⑦普列汉诺夫等著《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24页。

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同⑦第425、422、407、396-399页。

⑩维·姆·达林等著《论巴贝夫主义》，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70页。

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同⑨第25、22、23、206、260、230、268、278、130、168、31、170、42、135、29、30、172、277、162、173、168、178、174页。

⑳㉑㉒㉓参见《法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04、215、209页。

㉔㉕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2、664、152页。

㉗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1页。

㉙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6、577页。

㉛《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325页。

(上接第79页)

注释：

①庄子学派指庄子、庄生著的“内”“外”“杂”三篇学说，有时简称“庄学”。

②⑥《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庞朴关于“无”的考证，第62—74页。

③《老庄论集》，齐鲁书社，陈鼓应的“庄子论‘道’”一文，第95页。

④宇同，《中国哲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581页。

⑤《金文常用字典》。

⑦在分析道的时候我不用本体论而用本源论及存在论的说法，因为本体论区别事物的性质与事物的存在。道同现象关联不存在这种区别。